



顶级大奖精品力作集结号


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

获奖作家精品书系(升级版)

七个人的军团

张品成 著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PC 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(升级版)

七个人的军团

张品成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个人的军团 / 张品成著. — 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8
(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: 升级版)
ISBN 978-7-5397-8176-1

I. ①七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5061 号

QUANGUO YOUXIU ERTONG WENXUEJIANG HUOJIANG ZUOJIA JINGPIN SHUXI SHENGJIBAN QIGE REN DE JUNTUAN
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(升级版)·七个人的军团

张品成 著

出版人: 张克文 策 划: 何军民 宋丽玲 责任编辑: 陈明敏
装帧设计: 薛 芳 责任印制: 田 航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cb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690mm × 900mm 1/16 印张: 15.5 字数: 147 千

版 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8176-1

定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

录



第一章	1
第二章	29
第三章	48
第四章	63
第五章	81
第六章	103
第七章	127
第八章	148
第九章	168
第十章	192
第十一章	220
后记	239

第一章

一、汉宝的脑壳里像春风里的花 灿烂地开了一大片

吴汉宝接到前往雅瑶集合的命令是在午夜。那时候他正在睡梦里，感觉屁股那儿被人扇了几下，睁开眼迷糊间看见师长那张长脸在油灯的光影里晃呀晃的。“呀呀！别睡了！别睡了！雅瑶那边来命令了，有重要的事情找你。”师长跟他说。

听得雅瑶那边有事要唤他，汉宝立马翻身坐了起来。他想，雅瑶那是个什么地方，是军团总部的驻地！这种时候快马急令让人去，八九不离十会有好事情。

汉宝的脑壳里像春风里的花灿烂地开了一大片。

那天汉宝摔伤了腿，膝盖上青肿一团，疼痛像长在那个地方一样，动一动就痛得钻心。要是兴致不高他根本就





走不了那些路了,何况走的是夜路。可想到会有好事情,他就不觉得那么痛了。其实这点事也不是个事,做他们这种事的常这样,突然就有急件要送,翻山越岭,冰天雪地、黑灯瞎火地那么赶路,就是要把一封信甚至是几个字送到某地某个重要人物的手里。能没个磕磕碰碰?

汉宝就这么瘸着一条腿赶到了雅瑶。他赶到那时,日头像炭炉里烧红的铁,悄无声响地从山洼里拱出点红来,红灿灿地铺在山脊和田野里。汉宝感觉空气中有些异常,猛地抽了几下鼻子,那些陈腐气息像清晨的曦照一样遍布他的周身。“啊嚏、啊嚏……”他不由得连打了几个喷嚏。一大片的嘈杂让他觉得非同寻常。他扭头看去,雅瑶的屋子像被抖空了一样,所有的男人女人一大早就都出现在镇上的各个角落。他们忙碌着,动静很大。看上去真像有什么大事发生,村里男女都在捣鼓关于米谷的事情,士兵在场坪上列队。有人甚至在场坪上搭着戏台,一些造型别致、表情夸张的面具堆放在祠堂墙角。有几只鸡在离墙不远的阴暗处刨食,双爪急速地刨着土。一只黄狗懒洋洋地趴在老樟树下,偶尔朝那边的热闹看上一眼。对于鸡们的亢奋和士兵的队列,黄狗无动于衷。

他朝那门重重地踢了一脚。

雅瑶的这个秋天的早晨洋溢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息,让汉宝心花怒放。汉宝在师部做通信兵,常往四处跑,虽说

见得多,可有些日子没见到这种场面了。

他的眉头跳了两跳。

“啊哈!果不其然。像那么回事哩。有大动作,你看真有大动作。”他想。

很快,他就奔进了那间祠堂。

几个男孩都早已到了。汉宝认得他们,都是几个区的交通员或是队伍里的传令兵,还有就是军团部的警卫或者伙夫什么的。他们在这崇山峻岭间出没,做着带路和送信的差使。平时他们难得聚在一起,他们分散在这大山周边的各个角落。以前可不是这样,他们互相都很熟悉,他们大多是同村或邻村的伢崽,常在一起耍,疯了般地玩。上树下河,爬崖走涧,牛背上、屋脊上、牛栏、猪圈、坟窝、墓坑……除了天上去不了他们没去,除了月亮摘不着他们没摘,好像什么都不在话下,野得很,疯玩无度。

已经有很长时间他们没那么野过了。

汉宝进屋后咕噜噜灌了一瓢凉水,然后就瞅李长健他们的脸。

他们说:“哎哎,你干吗那么瞅我们?我们脸上难道有花?”他不是看他们脸上的花,他们脸上也没有花。他是想从他们的眉眼里知道事情的根由。伢们笑了,往天井那边一指。他就看见那个男人了。

男人站在檐下阴暗的地方,但那张脸还是看得很清



楚。他笑着，脸有些白，是那种不正常的白。

“你就是吴汉宝？”男人问。

汉宝说：“是我。”汉宝弯下腰，捋起了裤腿。

男人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我没问那事，知道你伤了腿。我们都知道。”

“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，就差你一个人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们吃了饭就走，时不我待。”他说。

他好像想起什么，走近了一点，在汉宝的身边蹲了下来。他小心地摸了摸汉宝那青肿的膝盖：“喔！这可不行，你得……”

汉宝害怕男人说养伤的事，他觉得男人一定想说：“你得留在这养伤。”如果留在这，那他翻山越岭来干吗？要是男人要他留下来养伤，他就找首长说理去。

男人没说那话，男人说：“你得弄点药敷敷，这么着不行。”

汉宝有些感动，他觉得当时那种情境和男人的嗓音、语调很让人感动。

“我能跟大家一起去吗？”他问。

“看你，这还用问，那叫你来干吗？”男人笑着说。

“你知道叫你们去干吗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反正觉得有事情，十万火急地把我们叫来能没事情？”

后来，他知道了他因迟到而耽误了的事情。男孩们按

照指定的时间到了,那是半夜时分,上头没让他们休息,首长就领了这个姓苏的男人来了。首长说:“今后你们就由苏灿然教官指挥。”

男孩们叫了一声“噢”。

首长说:“你们别那么叫,你们的任务很重,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你们是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,关系到整个大局,关系到整个中央红军。”

男孩们叫得更疯了。他们很亢奋,他们不能自己。他们的嗓门被一只神奇的手拽着,难以自控。他们“噢噢”地叫着。他们觉得这事都惊动首长了,都由首长亲自下命令了。深更半夜,首长亲自来了,那就说明任务绝对非同一般。

首长回过头看了看苏灿然,摇了摇头。

苏灿然也摇了摇头:“哎哎!你们要再那么叫,任务就飞了。”

“任务是交给红军战士的,队伍上有纪律。”他说。

他这么说果然有效果,祠堂里顿时寂静无声。

首长把那任务说了。

“就这些?”当大家把当时的情形复述给汉宝听时,汉宝这么问。

“就这些。”男孩们说。

“没说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
“没说……也许是机密,首长只说到时就知道了。”





二、事情有些蹊跷

很快他们就离开了雅瑶。那时候已近正午，日头当顶，把黑乎乎的影子弄得像泼了一摊摊的浓墨，又像是什么东西在地面戳了些不规则的洞洞。

汉宝一行七个伢由那个叫苏灿然的男人带着往山里走去。

事情是有些蹊跷。一些问号在汉宝他们脑袋里跳呀跳的：“总该分派到队伍上去吧？总该发些武器吧？总该往前线方向走哇……”

他们以为事情会是那样，可不是那么回事。

没给他们发枪，只有苏灿然的腰里别了一把盒子枪；也没把他们分派到队伍上。雅瑶就驻有很多队伍，要真让他们入队伍用得着这么走？再说这是往北，据说战斗是在南面进行，仗打得激烈。可他们没往前线方向走。

这让他们觉得疑云重重。

首长叫人牵了他那匹马。“我把马借你们用用。”首长说。

汉宝和生病的文义一起坐在马背上。马背上还驮了些东西，好像是粮米，还有一包软乎乎的什么，摸上去像一包纸。汉宝想不出为什么驮那么多纸，又不是去赶考，又不是做学问，驮那么多纸派什么用场？他想不明白。但首长都把



自己的马借出来了，还让军团部警卫连抽了几个壮汉给他们抬东西。东西似乎很沉，几个男子累得气喘吁吁。

“那会是什么呢？从首长重视的情形看，不用说，任务肯定非同一般。但也可能根本没什么任务，只是找个借口把他们支到后方去。队伍上老有这种事情，只要战斗打得惨烈，上头就会提早把他们老弱妇孺先安置了。上头知道有时候叫大家转移去后方的工作不好做，就编排出个什么任务哄着你去。唉，要真是这样可就什么都捞不着了。”汉宝想。

马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，汉宝感觉屁股地方一颠一颠起伏不定。大概就是这么把那个问号从汉宝的脑子里给颠了出来。

“我们这是去哪？”汉宝问。

有纪律规定这种问题是不能问的。所以大家都吓了一跳，仨们都看着他，然后看着苏灿然。

男人好像没听见，他埋着头带着大家往前走。

“上哪？你说呀，我知道你知道。”汉宝冲着苏灿然的背影说。

那背影只是个背影，背影在草丛里晃动着前移。

汉宝是个爱刨根问底的人，仨们都那样，他们好奇心强，什么事放在心里不明不白的就不舒服。他们有时候很固执，这时的汉宝就那样，突然就有了种执拗。

“哎！我们这是上哪？”

他是冲着那男人说的，可男人不看他，男人像是没听到。

“我说这是上哪嘛？走得不明不白的。”汉宝嘀咕道。

男人依然没有回头。

汉宝无奈了，他趴在马背上，感觉紧贴在他背脊上文义伢的那张脸热烫得像才出锅的饼。他觉得他既然已经喊出了声，苏教官就不该这么对他，这让他很没面子。可不是吗，人家汉宝是个人又不是一条狗，是狗，叫几声也能听得回应的。

“哇嘿！”汉宝怪怪地大叫了一声。

这出乎意料的叫声让所有的人都愣了一下，停下脚步。

苏灿然终于回过头来，朝汉宝眨着眼睛。伢们看见那个男人气喘吁吁。

“呜哇……”谁也没想到汉宝会哭起来。他哭号着，像天塌地陷了一般。

男人不再沉默了：“哎哎，我说吴汉宝，你哭什么？”

“我又不是狗！”

“没人说你是狗。”

“你不说话。”

“我这不说了吗？”

“我问你事你不说话！”

男人叹了一口气，汉宝他们不知道男人为什么叹气。

“到那里你们就知道了。”

“我看不明白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仗不是在南边打吗？”

“是那样。”

“可我们往北边走……首长说我们去打一场恶仗。”

男人说：“首长没骗你们，是打仗，这仗比南边的战事还重要。”

“我看不出。”

“这时候当然看不出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老说到时候。”

“事情就是那样。”

“你就不能透露点给我们听听？”

苏灿然摇了摇头：“我现在不能说，说也说不清。”

“这是命令！”他语气很坚决。

说到命令，汉宝就不再吱声了，这两个字有分量。汉宝想：“弄得神神秘秘的，弄得吊人胃口。”

一队人继续在山里走着。

山里很静，没有风，草经了这些日子的霜冻，成干枯灰褐的一片；枫叶已经红起来正准备进入它们的鼎盛时期，芦花现在收敛了那份张扬，细细碎碎地飘飞坠地，默无声



响，在树下、岩石缝隙里和山径小路上到处都留下许多白绒。

草丛里的动静是刘文义第一个发现的。刘文义个子最小，瘦小的身躯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，看上去才八九岁的样子。可他的耳朵似乎很灵敏。

“我听到有什么声音。”他叫了起来。

大家站住了，都支着耳朵。他们不得不小心，也许会遇到土匪，这一带山里有土匪。他们听了一会，摇了摇头。

“我还看见那片草棵动了几下。”文义说。

“你是害怕了吧？疑心生暗鬼。”吴汉宝说。他肚里憋了些无名火，就想找个地方发泄发泄，他还准备骂出声的，可看见是文义，就把粗话收了回去。

“真的！”

苏灿然说：“长健，你带着大家在这守着，我去前面看看。”他把盒子枪抽了出来。

刘文义说：“我也去。”

苏灿然点了点头，他说：“你跟在我身后，别出声。”

刘文义的心怦怦地跳着，他没想到那个男人会同意他去，那也许藏着个探子，也许是白军的一个逃兵。上回厨子阿九去菜地摘菜，居然从南瓜藤蔓下抓着一个白军军官，还是个团长，那可真叫瞎猫撞着个死老鼠。人走运门板都挡不住，有时候就那样，瞎猫偏就能碰着个病鼠死鼠什么

的。文义紧跟在苏灿然身后一点一点地挪步。

苏灿然和刘文义小心地弓着腰挪身到那地方。刘文义指了指一堆草。

苏灿然上前拨开草，两个人愣住了：几尺远的地方，一只麂子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一大一小两个人。没有白军探子或逃兵什么的，竟然是一只麂子，是只小麂子，它是被什么吓坏了还是怎么的？怎么不跑啊？

刘文义朝小麂子丢了块石头，麂子还是一动不动。

“我说了吧，我没乱说。”文义说，他一脸的得意。

“奇怪，它怎么不跑？”他说。

他们小心地往麂子靠近，麂子挣扎着跳了一下，歪身跌进草丛里。

他们走了过去，才发现那是只受伤的麂子，它的一条后腿没了。

谁也没想到会得到一只麂子。他们正走得筋疲力尽，一只受伤的麂子让男孩们来了兴致，一时间把疲累给忘了。他们围着麂子，唧唧喳喳地说着话。苏灿然说：“好好，歇歇吧，就快要到了。”他和那些男孩坐在大石头上。苏灿然从腰上抽出那根竹烟筒，把烟丝塞进烟锅里点了。他长吸了一口，久久地才从嘴里吐出一团浓白的东西。谷地里没风，那团白雾把他的脸罩住了。苏灿然的神情晦暗不明。男孩们的话语从那团白雾外跳着飘入他的耳朵。他凝神倾



听着。

“啊啊！有鹿肉吃喽！”袁福连嚷了起来，他的话招来几对白眼。

“你就晓得吃！”

“怎么了？你们朝我翻白眼？”

“你看这小东西多可怜，你还要吃？”

袁福连哑了声，他想他的话确实不合时宜。他两年前从上海来，这里就他一个城里孩子。父亲是码头工人，父亲母亲都参加了上海地下党，那一年党内出现了叛徒，父母都被敌人抓去杀了头。他是烈士的后代，上头要保住烈士的根苗，就把他送到苏区。他一直在军团总部跟着首长，首长把他当干儿子待。这一回首长竟然把他留下了，他没想太多。几年以后，首长作为西路军的一员骁将带着他的军团在甘肃某地被强敌围困，几近全军覆没，首长自己战死城楼。这都是后来的事。那时候袁福连想得很简单，首长大概派他和李长健他们执行一项重要任务。军团长确实是这么说的。袁福连很乐意跟李长健他们一起，他觉得任务很新鲜。那只鹿子也一样，同样让他觉得很新鲜。这种新鲜让他没想太多，他只想到吃。队伍常常进山打猎，袁福连吃过鹿子，那真是一种美味。

“它的腿怎么断了？”袁福连没管白眼不白眼的了。他太好奇了。



“是给咬的。”

“豺狗还是豹子？”

“你看你……”

“要不就是老虎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大家笑了起来。

连生说：“老虎、豺狗、豹子只咬它一条腿？你也不动动脑壳。”袁福连常看不惯山里这帮孩子，他笑他们没见过世面。其实山里的许多事情袁福连的确是一无所知，常常让连生他们笑话。

“噢！我知道了，是野猪吧。”

大家笑得更开心了，笑得袁福连一脸茫然。

“总不会是它自己咬的吧？”袁福连嘟起了嘴，他觉得他们在联手报复他。

“还真是它自己咬的。”汉宝说。

袁福连睁大眼睛看着汉宝，汉宝一脸的认真神情，不像是拿话耍他。可他不相信，麂子怎么可能咬断自己的一条腿呢？他不相信。麂子疯了不成？

他走到苏灿然跟前，他只相信这个男人。他说：“他们说那是它自己咬的。”

苏灿然说：“是的。”

袁福连很吃惊，他没想到事情真是那样：“它干吗自己咬自己？”